

逃離

紫禁城

上

一位滿清郡主的傳奇



董升
— 著

煮豆燃豆其，豆在釜中泣，
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？

——
曹植

逃離紫禁城

一位滿清郡主的傳奇（上）

小說人物提示：

胭脂：即喪失記憶的琥珀郡主，她聰慧高雅，柔媚明麗，但內心堅韌，擇善固執。她在困頓絕望中結識杜慶鑫，他搏命扶持維護著她履安渡危，闖過許多驚心動魄的險惡遭遇。她感激信賴他，寧願隨他隱匿而放棄尊榮的榮華富貴。

杜慶鑫：自幼長成在戲班的花臉兼武生，善保的弟弟，外貌粗魯憨厚，但心地慈軟溫柔，他在胭脂驚恐絕望中救援她，被她信賴崇拜，衝過波詭雲湧的險阻，視富貴尊榮如蔽履，攜胭脂隱匿江湖，結成眷屬，在平凡中過日子。

馬扣兒：戲班的坤旦，美艷清純，遭遇卻極悲慘，她被善保強暴，卻又不得不含恨嫁給他，難忍內心煎熬痛苦，終以白綾結束自己。

善保：博爾濟錦一族的貝勒，皇太后鍾愛的內侄，心胸狹隘，偏激好色。他仗勢欺人連自己的親弟弟都要追殺，最後雖惡貫滿盈，卻終做了件對得起良心的事。

恆祿：綽號禿狼，京師九門提督，胭脂的親舅舅，跋扈兇狠，卑鄙齷齪，唯聽他姐夫鄭親王端華的話，是一條聞腥追羶的惡狗。

載澈：皇太后的嫡孫子，自幼承襲恭親王的名銜，性情活潑頑皮，嫉惡如仇，是太后的耳目，倒還真攪活了一些事，自詡俠客。

驀地一聲狂吼：

「失火了！」

隨著吼聲火勢轟地竄起，烈焰轟轟、人群奔跑呼叫，驚惶喧囂。

這是北京西郊的白雲觀，失火地點在道觀的後院，時在清咸豐五年，乙卯，春末。這場火燒得驟急迅猛，烈焰竄騰、濃煙彌天。當時陰雲悶黑、沉雷隱隱，慌亂的人群在濃煙烈火間嚎叫奔跑，一個婆子猛地嘶喊：

「東珍，快找郡主！」

嘶喊的是鄭親王府的秦婆子，她滿臉鮮血地竄出牆角，面目猙獰的嘶出驚怖的喊聲：

「東珍，護著郡主啊……」

她的嘶喊被扯著她頭髮搗住她嘴巴的手打斷，那雙沾滿血污的手把秦婆子拖回牆後，搗嘴的手下移掐住她的脖子，鬆開抓頭髮的手，拿下嘴裏銜著的尖刀，「哧」地插進秦婆子掙扭的胸膛中。

握刀的羅壽山身後站著以絲帕掩嘴的貝勒善保，他揮手促聲叫著：

「那家王府的郡主？快找，一定得找到，決不能容留活口。」

羅壽山拔刀推開秦婆子，秦婆子倒地抽搐抖戰，善保跨過她的身軀衝出牆角，長隨安春喜和羅壽山緊跟追著他，他們奔進黑煙翻騰的廟後，天空焦雷乍響，接著淋下傾盆大雨。



逃離紫禁城

一位滿清郡主的傳奇（上）

黃昏，暮色迷濛，大雨初歇，屋簷樹梢仍浙瀝著雨滴。京城前門大柵欄一條幽靜的胡同裡，一間精致的磚砌門樓，門板髹漆得油亮，獅頭門環，門簷下懸著一盞畫著芙蓉花的燈籠。

這是一間高等『書寓』，只有主僕兩人，雖然門前車馬稀少，但因有高官包養，不必迎張送魏，生活自由私密，過得清閒愜意。

大雨初霽，溝渠裡嘩嘩水響，門樓的朱黑大門被拉開，俏婢秋荷伸頭向門外掃看：

「暴雨下了整天，連陰溝都水滿了，杜老闆，地上滑，您走好啊。」

秋荷閃身讓路，喝得滿臉通紅的杜慶鑫，腳步虛浮的跨出門檻，跟著送他的，還有風姿綽約，儀態美艷的芙蓉老九，她體貼的伸手攙扶，杜慶鑫抬頭望天，天空黑沈，濕氣撲臉，不覺衝口說：

「瞧這個濕勁，雨還得下。」

芙蓉關懷的問他：

「能走嗎？讓秋荷送你吧？」

「能走。」杜慶鑫輕輕推開芙蓉說：「這裏到戲園子總共不過兩條街，轉個彎就到了，九爺，耽會早點到，我這齣『鍾馗』初次貼演，就靠妳捧場了。」

「放心，不但我去，我還幫你約了貴人。」

「貴人，誰呀？」

「九門提督，恒祿恒大人。」

「喲，那個禿狼啊。」

杜慶鑫陡覺失言，伸手摀住嘴，秋荷噗嗤笑出，杜慶鑫吐吐舌頭搗了自己一耳括子：

「捧揚的都是衣食父母，我該掌嘴。」

芙蓉抿嘴笑著推他：

「好了，快走吧，再磨蹭就誤場了。」

冷僻昏黑的胡同裏，一條野狗拖著尾巴在胡同牆邊聞嗅，牆根陰溝的石板蓋上蜷伏著一團黑影，昏暗中只看出一團模糊的輪廓，有絲絲長髮顫抖著拂飛在空中。野狗舔舐黑影的臉，蜷臥的身軀逐漸蘇醒移動，她緩慢的抬起手臂推拒野狗，並發出輕微的呻吟聲。

黑影掙扎著撐地坐起，扶牆站立，沿牆挪步移動，腳步虛軟，看出是個身形嬌小的姑娘。

胡同口轉出杜慶鑫，他拉著架式比劃著身段搖晃著走，嘴裏含混的哼著戲詞：

「俺，終南山進士鍾馗……」

杜慶鑫眼角看到牆邊移動的黑影，以為眼花，凝神細看，剛辦出人影輪廓，陡聽石板翻動的脆響，接著撲通一聲，人影霎時失蹤。

杜慶鑫驚愕的站住腳，愣神瞬間，跳起奔過去彎腰察看，見地下溝渠裏水聲嘩嘩流著，一蓬飄浮的黑髮在水面浮動。

逃離紫禁城

一位滿清郡主的傳奇（上）

慶鑫伸手抓住黑髮提起，拉出一個嗆咳著噴水的女孩，她驚恐得雙手揮舞著亂抓，抓住杜慶鑫的胸衣，扭緊不放。杜慶鑫扯開她，幫她拍背吐水，急聲緊張的問她：

「妹妹——（讀梅，俚稱）妳怎麼掉進陰溝裡了？摔著沒有？陰溝水深，危險啊。」

女孩嗆咳略停，裂嘴哭著用淚眼望他，杜慶鑫再問：

「摔著沒有？不要緊吧？」

女孩搖頭，哇地哭出聲了，杜慶鑫輕拍她撫慰說：

「別哭，妳住哪兒，我送妳回去。」說著猛地想起戲園，急忙改口：「不不，我找人送妳

回去，妳貴姓啊？」

女孩急急搖頭，搖得像搏浪鼓，搖著頭她再扭住杜慶鑫的胸衣哭：

「我不知道我住在哪？我全忘了，我什麼都想不起來，我好害怕，大哥你救救我……」

杜慶鑫錯愕，女孩混身顫抖著跺腳：

「大哥，我真的都忘了，什麼都想不起來了，真的。」

女孩扭抓得杜慶鑫更緊，杜慶鑫下意識推扯，心裏一急，酒暈全醒了，他推開她急叫：

「呃，妳別胡攪。」

女孩再撲前抓住他、哭說：

「真的，大哥，我好害怕，你救救我……」

「呃，妳放手，快放手。」

女孩沒放手，反把他緊緊抱住了。

位在大柵欄鬧市的慶昇戲園鑼鼓敲得正響，鑼鼓聲裏戲園喧騰著嗡嗡人語，一團熱鬧的蒸騰著。舞臺前池座裏觀已經坐滿，茶房提壺沖茶，小販等吆喝著販賣零食果點，毛巾把子在空中擲來丟去，水旱煙的火星在煙霧中閃灼明滅。

舞臺上鑼鼓點敲得起勁，琴師各自在拉弓調弦，後臺繁忙，亂裏有序，衣箱髻口都準備就緒挂在牆上。

串演五鬼的演員已經勾臉化妝穿戴整齊，戲班的班主馬懷卿焦急的從前臺衝進叫喊：

「慶鑫到了沒？」

唱丑角的丁慶貴陰聲怪氣的翻著白眼說：

「師父，京師慶昇戲班的頭牌武生，哪能早到盯場？總得擺擺譜，磨磨蹭蹭身份才顯得與眾不同。」

正在鏡前包頭抹彩的花旦馬扣兒聞言瞪眼斥責：

「丁貴，你說話少含骨頭，二師哥沒虧待你。」她說著轉向馬懷卿：「爹，二師哥不會誤場，您放心了。」

馬懷卿難掩焦急：

